



沈 毅 著

生命的动力意义

SHENGMING DE DONGLI YIYI

—论死与 恐惧

LUNSWANG
XONGJU

恐惧

杭州出版社

B086

十



生命的动力意义
—论死亡恐惧

沈毅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动力意义:论死亡恐惧 / 沈毅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633-318-5

I . 生... II . 沈... III . 死亡哲学—研究 IV . 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168 号

责任编辑 袁弘煦
封面设计 K·Y 工作室

生命的动力意义

——论死亡恐惧

沈毅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杭州出版社出版(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电话 85066612)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印张 9.5 字数 25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3-318-5/C·6 定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 言

我把灵魂向那幽冥之处派去，
想讨个死后生活的一言半语；
没多久我的灵魂已回来复命，
他说：“我本身便是天堂和地狱。”

——《柔巴依集》

不计其数的人们，在我们之前悄然地走进了死亡的幽谷，然而，我们怎么也无法从前人那儿得知死亡旅行的经历和感受。因为，死亡是“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莎士比亚语）。

面对神秘的死亡世界，人们曾差遣灵魂去探访，可灵魂匆忙返回禀告主人说：“我本身便是天堂和地狱。”从此以后，莫非连灵魂也惧怕起死亡？因为每当人遇到死亡时，首先急于从人体飞逸逃离的，便是灵魂。

人是从无知无觉的缥缈虚无中，被点化出了血肉，以及血肉之中的喜怒哀乐，最终又变成尘埃还原为虚无。按理说，这种历程是最自然不过了。可是，创世主万万没想到，在用污泥浊土塑造了人和伊甸园的同时，也造就了人留恋生和惧怕死的灵魂。

不过，正是人类这种好生恶死的精神，成了改善生存状态和促进文明发展的根本而伟大的动力。

死亡恐惧的原始性和普遍性，无人能逃脱之。卢梭说：“谁要是自称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人皆怕死，这是有感觉的生物的重要规律，没有这个规律，整个人类很快就会毁灭。”对于死亡的恐惧，通过生物的长期进化过程而被固定下来，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力量；而死亡又作为生命的最后一道栅栏，随时随地制约和规范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死亡恐惧，这种来自于一了百了的人生终局对人造成的无情的威逼感，恰好似：当发现有人正举枪对准你时，可怕的不是枪中的子弹，而是那死死盯住你的沉默无语的枪眼。但是，面对这种情境，俯首待毙者是不多的，除非是被吓昏了头脑，更多的人则是奋力挣脱，企图寻求一条生路。

人类总是以各种方式顽强地抵抗死亡的威胁，神话、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等，都在抗拒死亡的道路上留下斑斑血迹。现代文明那宏伟壮丽的高楼大厦，便是用人类无数的尸骨搅和着追求不死的愿望建筑起来的。繁花似锦的文化现象可以遮掩起死亡的狰狞面目，但决不能改变人类对死亡恐惧根深蒂固的本性，死亡恐惧永远潜藏于人的精神活动之中不能被消灭。

伊壁鸠鲁曾说过：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未曾发生；当死去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已不存在了。因此，我们无法体验死亡本身，即便是那些死而复生或临床死亡的人，他们虽然接近死亡，但也未能进入死亡本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死亡对人没有意义。我们可以不去研究死亡本身，但可以在死亡的观照之下，去考察人对生的依恋和对死的惧怕之情，以及由此促成的人的精神赖以存在的这一切文化现象。

这种考察也算是作为践行德尔斐神喻“认识你自己”的一种自我努力吧。而且，希望在这种终极关怀下，人们应多珍惜并创造自己的生活。

寂灭的荒漠里作一刻羁留，
片刻之中，把生命之泉尝一口。
斗转参横，瀚海中的旅行商队，
向乌有之晨进发。啊，快喝个够！

——《柔巴依集》

目 录

绪 言	(1)
一、被深深压抑的沉重母题	
——动物和人的死亡恐惧感	(1)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2)
人的死亡恐惧感	(6)
二、鬼魂游移的原始世界	
——灵魂观念产生的源头	(9)
史前岁月的遗迹	(10)
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考察	(13)
三、“当心魔鬼的愤怒”	
——禁忌中无形的律令	(22)
禁忌的功能	(23)
禁忌中的“混乱逻辑”	(25)
四、死亡恐惧对思维的定向作用	
——原始思维的情感特征	(34)
情感对思维的制约	(34)
原始思维的矛盾性	(39)
五、人照自身形象塑造了神	
——关于宗教的起源	(45)
神性中的人性	(46)

上帝的本质	(50)
六、一条通往天堂之路	
——基督教的真谛	(55)
逐出伊甸园	(55)
耶稣的死与复活	(57)
两种永生形式	(59)
永恒愿望的虚幻实现	(64)
七、寂静和谐的涅槃境界	
——佛教的生死轮回及其解脱	(68)
佛教的世界观:缘起法	(70)
佛教的彼岸世界:涅槃境界	(71)
进入涅槃的途径:四谛	(72)
大乘佛教:普度众生	(74)
修炼的要领:专注	(75)
灵魂的寄托:舍利子	(77)
八、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丹道仙学的神幻魔影	(82)
老庄思想	(83)
神仙向往	(86)
炼丹方术	(87)
沉重代价	(91)
九、宗教之外的“宗教”寄托	
——濒死体验:永生的最后幻觉	(95)
准宗教信仰	(96)
科学的无奈	(97)
最后的幻觉	(101)

十、艺术,永恒的生命(上)

- 艺术创作的内在动机 (108)
 雕塑家米开朗基罗 (109)
 诗人惠特曼 (111)
 音乐家贝多芬 (114)

十一、艺术,永恒的生命(下)

- 艺术对死亡本身的迷醉 (119)
 文学艺术 (121)
 音乐艺术 (127)
 绘画与雕塑艺术 (132)

十二、生命如灯,油尽灯灭

- 尽情享受生命的欢乐 (136)
 杨朱的享乐理论 (138)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144)

十三、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

- 语言背后的力量 (151)
 对于死亡的一般性表征 (152)
 对于死亡的避讳性表征 (154)
 对于死亡的宗教性表征 (157)
 对于死亡的哲理性表征 (159)
 对于死亡的艺术性表征 (161)

十四、人活在时间之中

- 关于时间的概念 (166)
 哲学的时间 (167)
 科学的时间 (173)
 社会的时间 (177)

生命的时间	(182)
十五、我们能活多少岁	
——生命过程中的死亡恐惧	(187)
人类的平均寿命	(188)
人能常生不老吗	(190)
死亡恐惧的发展	(194)
垂死的心理过程	(198)
十六、请记住,你将死去	
——自我意识的觉醒	(202)
上帝死了	(202)
恐惧的机制	(203)
自我的概念	(206)
认识你自己	(209)
十七、哲学家的灵魂不朽	
——苏格拉底之死	(212)
苏格拉底其人	(212)
神所钟爱的命运	(214)
追求灵魂的不朽	(216)
哲学是一种实践艺术	(218)
哲学家的思想永恒	(220)
十八、死生齐一鼓盆而歌	
——庄子的死亡观	(223)
死生齐一的精神理念	(226)
超越时空的诗意图象	(229)
恬谈无为的养生之道	(232)

十九、死并非人之本能

- 析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论 (237)
死亡恐惧的逼迫 (238)
生本能与死本能 (241)
死本能的谬误 (243)

二十、人最重要的是活着

- 加缪的西西弗精神 (249)
人类命运的象征 (249)
现实中的西西弗 (251)
荒谬人生 (252)
激情人生 (254)
创造人生 (255)
关键是活着 (256)

二十一、一个方程就是一种永恒

- 爱因斯坦的科学追求 (259)
关切人类的命运 (259)
追求科学的永恒 (261)
科学的不朽特性 (264)
不朽背后的理性动机 (265)

二十二、创造是惟一的真

- 歌德对于精神价值的执著 (272)
童年的恐惧 (273)
亲人的死亡 (276)
“灵魂”的追求 (278)
不宁的内心 (287)

一、被深深压抑的沉重母题

——动物和人的死亡恐惧感

这虚无空间之永恒的沉默，
使我战栗。

——帕斯卡：《思想录》

一当提到法国作曲家圣·桑（Camille Saint-Saens, 1835—1921），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的《天鹅之死》：

一只历尽艰辛的苍老的白天鹅，带着无限哀伤神情，在宁静的湖面缓缓游动，恋恋不舍地环顾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周围世界，万分痛苦地承受生命的最终时刻，并尽最后力气为自己寻找一块永久的栖身之地，然后孤独无奈地死去。

《天鹅之死》原本不是独立的作品，而是镶嵌在圣·桑的管弦乐套曲《动物狂欢节》之中的一个段落。《动物狂欢节》的十四个音乐段落，塑造了多种动物形象，如狮王、骡子、母鸡、袋鼠、乌龟、大象、杜鹃等等，并以欢快的旋律、典雅的和声和绚丽的配器表现了动物世界热烈狂欢的气氛。作曲家为何偏要在这反映热闹欢乐场景的音乐声中，插进一节看上去似乎与音乐主题格格不入的《天鹅之死》？作曲家的创作寓意也许连他本人都无法捉摸！然而，偏偏是这段与主题不合的乐曲，经过时间的洗礼，渐渐地从整个套曲中分

离出来，成为一首感人肺腑的名曲。这首大提琴独奏曲，被改编成多种器乐曲，并被编排为芭蕾舞。而且，芭蕾舞的《天鹅之死》，几乎成了一种完美的定格，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海之中。

《天鹅之死》与其说以其柔净悠扬的乐曲和纯洁美丽的天鹅形象给人美感和快感，不如说是艺术家借助于动人的曲调和圣洁的形象，触动了亘古永恒的却被深深压抑的死亡主题，残酷无情地拨弄着人们避而不及的玄秘心弦，从而引起了人们长久的共振和深深的记忆。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我们先不去探讨死亡主题永恒的艺术魅力，而来考察一下动物濒死时表现出来的苦难情景。

无疑，《天鹅之死》中的天鹅濒死景象，完全是由于艺术家将动物人格化的结果。然而，根据动物现象学的研究，《天鹅之死》中的天鹅濒死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哀伤，符合天鹅的生命规律。

临死前表现出孤独、悲哀和苦楚，不只限于天鹅群体，而且普遍适合于其他动物。我国有句俗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是对动物生命规律的一般性概括。

我们虽然不能说鸟类具备死亡意识，并借自己的哀鸣来抗拒死亡的结局。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被通常认为没有思维能力的鸟类，濒死时亦表现出极度的哀伤痛苦。动物学家对海鸥濒死过程进行观察：

当一只老年海鸥发现自己的体力不能维持它随众飞行时，它便开始感到自己的衰老已至，于是不再追随同伴，无可奈何地望着它们继续远去，它则考虑自己的后事。当寻找到一处清洁宁静的礁石时，它会歇息下来，把此地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这时，年

迈体弱的海鸥忧伤的双眼不断地环视着远方，时常无力地拍打着翅膀，痛苦地发出生命最后的哀鸣。

哺乳动物濒死时所表达出来的悲哀情状，有时让人感到惨不忍睹。要是有机遇，我们在乡间会见到宰牛的情景：

当落日慢慢地失去光华时，在村头，大人小孩们围观一头待宰的老牛。这时，劳顿了一辈子的老牛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末日，它带着无限的哀伤和痛苦，跪下前腿，默默地老泪纵横，结束了终生受人宰割的命运。

鸟和牛等动物濒死时的痛苦表现，并非是动物后天的习惯行为，也不是因为动物有着企求长生的愿望或惧怕死亡的焦虑使然，而是各种生灵对于死亡这一自然现象一种先验自在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成为生灵的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们不仅早已了解动物濒死时的悲哀表现，而且还发现动物对死亡的同类有“恻隐之心”。例如，当牛受人宰割时的惨状、惨叫声，若被别的牛见到听到，它们都会泪涌不已，哀鸣终日。关于动物对死亡同类所作的反应，公元前4世纪时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就有一则很精彩的记述：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麇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瞬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已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庄子》德充符第五）

小猪们在吮吸母猪乳汁时，突然间发现其母已非同往常，已没有了生时那种目光，便立刻惊慌失措地奔逃了。庄子认为，使小猪们作出惊恐反应，不是因为母猪原有形状的变化，而是母猪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可见，即使是猪这样的动物，对于母亲之死亦表现出惊恐。

高级灵长类动物的表现更是如此了。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动物学家珍尼·格黛（Jane Goodall）发表了她闻名世界的《黑

猩猩二十年朝夕相处》(Among the Wild Chimpanzees),文章记载了动物学家深入东非的坦桑尼亚鸟兽保护区,对一支黑猩猩族群三代的生活史和生命史进行考察的情况,其中描写了黑猩猩对待死亡所作出的反应:当年轻的黑猩猩 Flimt 看到母亲 Flo 死去时,即震惊不已,痛苦万状,一边发出悲切的哀叫,一边绝望地跳跃着,从它的表情、跳跃和叫声中,足可见儿猩猩失去母猩猩时那种悲痛欲绝的景况。

动物在同类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社会性“葬礼”,是一种令人寻思的现象。例如,根据动物学家对灰鹤的行为和生活的考察表明:生活在北美沼泽地的灰鹤,每发现死亡的同类,便会久久地在尸体上空盘旋徘徊,然后由领头鹤带着众鹤飞落地面,默默地绕着尸体团团打转,好似悲伤地瞻仰死者的遗容。西伯利亚的灰鹤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们的悲哀,它们伫立在尸体跟前,发出凄楚的叫声,突然领头鹤尖尖地长鸣一声,顿时众鹤一个个低垂着脑袋,鸦雀无声,俨然开肃穆的追悼会。

近据报道,动物学家在非洲大草原追踪研究野象的生活史时,目睹了一场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象“葬礼”:

当这头被取名为 M40 的年过半百的雄象,筋疲力尽地拖着它最后的步子,垂死于一天早晨时,大象葬礼便发生了:当 M40 瘫倒时,大象们三三两两地围了过来。年轻的雄象们排着队,逐一地骑在它身上,一直到它死去,以后这般动作仍然重复着。雄象们将鼻子慢慢地掠过尸体,鼻尖与它的肌体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一英寸左右,决不碰它一下,整个秩序井然,直到第二天清晨,雄象们似乎没有兴趣了。在 M40 尸骨未寒之前,其他象将牙齿和鼻子伸到它身下,用尽全力想把它扶起来,有的象由于用力过猛,把象牙都折断了,那庞大的尸体始终无法被扶起。大象们继而又用牙齿轻轻地刺戳尸体,仿佛想借这

轻轻的拍击,以唤醒死者。最后大象们用鼻子恋恋难舍地抚摸死者的鼻子,并希望将死者扶起来。在M40死去一周之后,它的伙伴才陆续离开。

这种大象“葬礼”形式如此之隆重,规模如此之巨大,时间如此之持久,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刘鹗说:“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实,关于死亡这一事件不仅人悲痛,动物也感悲哀。“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小灵性即有一份伤泣。”(刘鹗《老残游记·自序》)不仅人有灵性,各种动物也有“灵性”啊!

我们在对动物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动物在临终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无任何功利目的。与动物的其他行为不同,如觅食、跳跃、攀援、飞翔、搏击和逃避危险等行为,都是以躲避威胁求得生存作为生物目的的,并在经验遗传的基础上进行后天的“教育”而形成的。然而,动物的临终行为纯粹是一种本能现象,海鸥之哀鸣,老牛之流泪,没有任何生存目的,仿佛是造物主在创造动物时,就已经设定好了的一幕幕悲恸场面。第二,动物的临终行为,虽不能说明动物具有死亡意识,但确是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情感反应。死亡本身只是发生在片刻的事情,而且不一定有肉体痛苦,一般来说,不使动物经受创痛的事情,是不会引起动物的恐怖和逃避的。没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惟独面对死亡却要表现出万分强烈的恐惧和哀痛。小猪发现母猪死去时的惊慌,Flint看到Flo死亡时的悲痛,不能不说动物对待死亡这一自然现象有一种奇特的表达情感方式。第三,动物的死亡行为,不仅表现为死者自身的痛苦反应,而且表达了动物群体的悲伤效应。动物对于同类的死亡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行为和哀悼形式,如灰鹤和大象对待同类死者的群体哀悼行为,都是天然真挚的情感表达。也许,为逝者送终,是生物界的天性。

动物临终时的悲伤痛苦和哀悼同类死亡时的群体行为,与人类的情感表现和丧葬方式在本质上是很相似的。人类并没有因为

具有发达的思维和创造力，而在死亡行为上比动物进化或文明多少，相反让人感到可怕的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深化，人愈来愈只担忧自我的毁灭，而不关心别人的死活，致使人的暮年心灵更加孤独和痛楚，并使人类的丧葬礼仪失去了原有的本质，仅徒有形式而已。

人的死亡恐惧感

大自然犹如一只巨大的魔箱，通过一种无形力量的千转万换之后，把无生命的物质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继而把这些生命物质加工成奇形怪状的生灵，再又从生灵中选择衍变出一类大致相像的人来。

约 50 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形同猿猴，全身裸露，四脚着地，巢居洞穴，与狮子、熊或鬣狗等动物共争一个窝，以旷野森林为活动场所，石块兽骨是他们的生存工具，他们与其他动物一样地生息着。他们虽然能做手势、能嚎啕、能笑、能舞，但没有语言，没有思想，没有伦理，从来不会思考自己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活着。他们所有的生活目的和内容，就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但是，他们极其惧怕死亡。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在有人垂死时，会像动物那样痛苦哀伤，也会为死者的形态的改变而惊恐不已。在旷野或森林里发现同类腐烂的尸首，他们会恐惧万分，避之惟恐不及。当遇到自己的同类在与野兽的搏斗中，活活地被野兽咬死并吃掉时，他们会因惊惧而极力逃脱。

惧怕死亡，躲避死亡威胁，是人类之初的天性。但对于人类祖先来说，死亡乃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对待死亡的行为反应，与动物的差别不会太大，由于他们没有完整的语言体系、健全的思维和连续的时间概念，不具有观念互动和交流思想的能力，所以，死亡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和震动虽然很强烈，但经受的时间是很短暂的，